

# 國族 (national) 的感傷共同體、與「分有」組織的「我們」 ：日本面對台灣原住民族時去殖民的課題

中村 平 (日本神戶女子大學/NAKAMURA Taira)

- I. 緒言：國族的感傷共同體
- II. 環繞 NHK「嫌中」批判：日本右派對殖民統治歷史詮釋與 NHK 各種報導
- III. 泰雅族裡對日本殖民統治評價的差異：泰雅爾族民族議會與高金素梅立法委員
- IV. 敗戰後日本對清算殖民地問題的未決：「中國崛起」裡的去殖民概念
- V. 重新思考國族共同體：記憶的「分有」所組織的「我們」

## I. 緒言：國族的感傷共同體

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後日本東北地方的震災及核能電廠事故之後，日本思想和學界，雖然其聲音不大，但即不斷地對接著二次大戰的「終戰」(不為「敗戰」的歷史認識)，日本卻不斷呈現曖昧化自己責任所在的「感傷的共同體」(酒井 2011) 論調。有日本學者主張：「共感的日本共同體」這種令人感傷的物語，於 311 震災後不斷浮現出來(直野 2012)；和歌的抒情帶來沒有批評默默承受的共感，向來是日本社會的底流(金 2011)。同樣是從帝國時代留下來的國族性(nationality、日語漢字為「國體」)，在震災之後也利用「感傷」做為媒介加以強化，在此重疊著的是，本文所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化，向來存在於日本右派的國族論述。這個國族論述，無法脫離殖民主義，總是排斥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可能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的可能性因國族主義及殖民主義而被離間，從而消彌了超越國境等繁籬，用超越或穿越的眼光反省歷史、穿越國境的「我們」的可能性。

陳光興《去帝國》一書(2006)，不只釐清感情的結構如何形成共同體的記憶，而且提倡與實踐，去殖民、去帝國、與去冷戰三位一體的同步併行，以及發言者從自己「內部」(國民共同體或學界、批判性論述圈)思考的批判性連帶。面對這種呼籲，嚮往東亞和平的建構，筆者從身為日本人的立場，「推動日本的去殖民」這個角度去思考。本文一方面聚焦於，關於帝國日本做過的事之歷史認識問題，其中特別是日本與台灣原住民族的關係史(包括族稱問題)；同時探討，日本當代社會對殖民地統治的歷史詮釋，以及國族的感傷共同體現象。從日本右派對NHK<sup>1</sup>電視台節目的反應、媒體對台灣原住民的措辭及表現看來，其根源為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以及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歷史，至今未做徹底反省的清算。筆者認為，日本本身對過去的清算，必須有意識地進行去殖民工程；日本右派的「嫌中」意識，反而妨礙日本的去殖民，甚至造成台灣原住民族泰雅族去殖民運動的分裂。日本和台灣原住民族，以及台灣的去殖民，不能從「嫌中」意識得到和解的答案，我們從審視面對殖民主義暴力(colonial violence)的經驗，才能促成日本與台灣原住民族、台灣一起走上去殖民的軌道。

無論日本還是台灣，不應有意無意地採取忘却殖民暴力，無意識的忘却雖然使得台日關係強化，並因此得以「對抗」中國的「威脅」(資本主義「發展」的代名詞)。清算日本殖民主義，是試圖治癒在殖民暴力中受傷的靈魂及創傷(trauma)。在這有意識的治癒過程中，去殖民其實也同時悄悄地完成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應該包括在日本戰爭責任的歷史清算，也就是廣義的去殖民過程中。而不是利用台灣原住民族的「親日」，建構感傷的日本共同體相擁取暖；必須透過暴力記憶的「分有」(bun-yuu、分享)產生遂行(performative)的「我們」，今後才有可能推動日台雙方(甚至其周圍)的去殖民。連當事者也不能再現的暴力性經驗與記憶，非當事者不可能「共有」與理解；「分有」(分享)指的是，部份地和轉喻(metonymy)性地分別擁有這種經驗與記憶。

<sup>1</sup> NHK，即日本放送協會，是由日本總務省所管的特殊法人，根據日本放送法在 1950 年設立；與民間媒體不同，NHK 不得有廣告收入，也與政府直接經營的國營媒體不同，被叫做「公共媒體」。

## II. 環繞 NHK「媚中」批判：日本右派對殖民統治歷史詮釋與 NHK 各種報導

### NHK「Japan Debut」訴訟

2009 年 6 月，以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李友會）小田村四郎會長（元拓殖大總長）等日本人 1 萬 355 名為原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 NHK，2012 年 8 月現在依然審理中<sup>2</sup>。令原告發動指控的節目是，2009 年 4 月 5 日播放的「Japan Debut 第一回亞洲的“一等國”」（Debut 指的是“登場”），內容包括殖民地台灣的日本統治情形，與出生在殖民時代台灣人對其的歷史評價及感想。本田親史（2010）整理過此節目，說：「本節目提示，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現代性（modernity），實際上被統治的當事者們對此擁有極為複雜的感情，他們過去的沉默，隱含著極為活生生的心聲」（2010: 42）。在「日本右派和〔在日〕台灣獨立派的勾結所產生的，熟識的論述結構反覆地出現」的情形中，「本節目帶給日本國內的衝擊而言，本節目在黃金時段的國內電視節目中，初次傳達了過去日本右派不斷挪用的殖民統治經驗者的心聲。而且本節目相對化指出，日本殖民當局推動現代化之實際狀態，而至今一直被右派論述用來當作殖民統治之“功”」（2010: 42）。

然而原告方面的認識則與這個看法不同。若借用神保太郎（2009）的話，NHK 企圖透過「殖民地 Debut」這個節目，讓觀眾思考日本近代史中殖民地存在的問題與其影響；日本李友會等原告，擁有日本「也做過好事」之類的史觀，與 NHK 這個節目基本上「無法契合」（2009: 99）。檢視日本李友會的體質，從該會機關報《日台共榮》的創刊之辭可看出：「台灣作為在南方飄浮之小島，對於日本而言，它為日本的生命線，因為它位於要衝之地。日本與台灣，有超過一百年繁盛的交流史，「為了不讓這種交流的歷史衰微，並且建構以文化交流的新日台關係，以日台共榮為宗旨」，該會於 2002 年 2 月設立。該機關報不斷地論述殖民主義的歷史認識，而且將殖民推動現代化的歷史詮釋以前景化（foreground），也把親台灣獨立和反中國因素夾帶進去。NHK 訴訟原告的指控中，常常出現將 NHK 定位為「媚中」的「媚中」批判論述。上面附註 2 舉過的 2009 年 5 月產經新聞的意見報告中，參加節目演出的柯德三先生說過的話：「我告訴 H 先生（NHK 導演）：『你難道與中共意氣相投嘛？』... NHK 是不是接受了北京盛情招待，連進貢的伴手禮都帶了？」。另外，在日本右派對「媚中」的批判論述的底流中，存在著「現階段日本非得親美不可」的現狀認識或意識形態（例如參見，深田·古森 2002；田久保·古森 2005；古森 2010 等）。

原告律師團團長是曾經擔過最近南京事件相關審判的高池勝彥律師<sup>3</sup>，團隊總共有 30 名律師。令人矚目的是，原告裡有台灣原住民排灣族高許月妹女士與陳清福先生，在 2012 年 3 月 2 日口頭辯論時，兩人以證人身份出庭。

論及這個審判，我們應該確認一下之前的相關發展，就是高金素梅立委對靖國神社及小泉純一郎元首相之訴訟（2003 年 2 月提訴）。高金立委（1965 年生）有當過國民黨軍人的中國人父親，還有泰雅族母親，參選立委前認為自己認同於原住民，取得原住民籍，2002 年當選原住民籍立委，2012 年又當選第四屆。從網際網路資料和各種雜誌的右派論述，我們得以理解，高金立委所引起的跨國性（後）殖民法庭鬥爭，也刺激了李友會等人們在 2009 年對 NHK 的提訴。高金立委向靖國神社要求的是，索回祖靈並迎靈

<sup>2</sup> 叫做「NHK 的大罪：我們抗議 NHK Special『Japan Debut』的『作假表演』採訪、歪曲採訪、印象操作編輯的偏向歷史節目的製作和播放」的產經新聞意見廣告（2009.5.18）上，列出的支持團體包括：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草奔全國地方議員會、台灣研究 forum、在日台灣同鄉會、Mail Magazine「台灣之聲」、日本文化頻道櫻二千人委員會等。

<sup>3</sup> 1942 年生。「做新的歷史教科書會」會員、代理會長（2006 年 4 至 9 月）。東史郎先生書籍名譽棄損訴訟的原告律師、「百人斬首」訴訟原告審判團團長、夏淑琴審判被告律師。他對「百人斬首」訴訟判決的批判，參見高池（2005）。

回台；主張小泉首相的靖國參拜（從 2001 年到 03 年共 3 次）侵害了原告們有關祭祀的自我決定權，要求損害賠償。在 236 名原告中有 34 名原住民；被告為靖國神社、小泉首相及日本國三方。原告的要求於 2005 年的二審判決中遭駁回（中島 2006）。高金立委此後也曾在靖國神社進行抗議活動。同樣引起世人矚目的是，2009 年 8 月 11 日在該神社，高金立委與日本右派人士們之間發生衝突，東京地方檢察院因這件事把高金立委的搜索文件移送檢調（結果以不起訴處分）。以上提到 NHK「Japan Debut」節目第一回（2009 年 4 月 5 日）是在上述靖國神社事件的 4 個月前播放；闡述了在殖民地台灣統治史的詮釋當中，不同的聲音仍在交錯著，讓我們看見了其問題之複雜性，顯然已超越台日的國境。

上述法庭鬥爭的根源底層，有著日本殖民地台灣統治的歷史認識、歷史評價的差異和複雜。這即是戰後日本社會一向拖延過來的去殖民的課題，同時也是戰爭和殖民統治責任清算未決的問題。

### 自民黨政治人物對 NHK「女性戰犯法庭」節目的介入與其後

我們在理解 NHK2009 年「Japan Debut」節目時，必須瞭解日本右派如何地介入同是 NHK·ETV（公共教育電視台）於 2001 年製播「如何審判戰爭」系列的「該被責問的戰時性暴力」節目（2001 年 1 月 30 日播放，以下簡稱「女性戰犯法庭」）的風波。吉見俊哉（2005）回顧這個節目的改變事件，指出：NHK 節目在製作中「接受自民黨的意圖，停止播放節目，高層的介入成為頻繁的事」，「自民黨政治人物與 NHK 高層之間的距離過於親近，而且 NHK 高層對製作現場的壓抑結構，特別是在海老澤〔勝二會長，1997-2005 年間任職〕體制中更加為強化」（2005：80-81）。吉見明確地提示，除了如上的政黨和 NHK 經營層的勾結，與 NHK 經營層對節目製作和播放現場言論的壓制，吉見還指出 NHK 和外面承包製作公司之間的壓抑關係。

自民黨政治人物積極地參與對「Japan Debut」節目的訴訟，有如政治人物對「女性戰犯法庭」節目的介入。2009 年 4 月 28 日，自民黨議員聯盟「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議員會」（會長是眾議院議員中山成彬），寄出質問書至 NHK 質疑「Japan Debut」節目相關內容。6 月，以安倍晉三元首相（2006-2007 年間任職）<sup>4</sup>、中川昭一元財務大臣（2008-2009 年間任職）等自民黨議員為中心（會長古屋圭司自民黨宣傳本部長），成立了負責檢證報導內容的「思考公共廣播公平性議員會」。2005 年 1 月，安倍、中川議員被當時 NHK「女性戰犯法庭」的節目總導演（chief producer）告發說：兩議員迫使該節目改變內容。安倍議員在「女性戰犯法庭」製造播放的 2001 年 1 月當時，任職為內閣官房副長官職<sup>5</sup>，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有 NHK 經營委員會的委員任命權，而經營委員有任命 NHK 會長的權利，同時 NHK 的預算和事業計畫得經過內閣、國會的承認。以安倍議員任職內閣官房副長官的背景，他與 NHK 有著如此的權力關係。再者，安倍議員等在 2009 年組織「思考公共廣播公平性議員會」時，因為有了之前「女性戰犯法庭」節目風波的問題，放送法在 2007 年改正，所以 NHK 經營委員從此無法干涉個別節目之因素。

### 台灣「少數民族」之「媚中」報導

<sup>4</sup> 1954 年生。外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A 級戰犯嫌犯（不起訴）岸信介。安倍在自民黨幹事長在任中的 2004 年 8 月 15 日、以及幹事長代理在任中的 2005 年 8 月 15 日，均至靖國神社參拜，據說他在 2006 年 4 月擔任官房長官時也曾秘密裡參拜（西日本新聞 2006.10.6）。他是「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議員會」會員，也擔任過該會前身「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年輕議員會」事務局長，後者在 1997 年出版《對歷史教科書的疑問》一書，內容是針對當時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從軍慰安婦」記載的「問題」。

<sup>5</sup> 內閣官房長官在內閣總理大臣下，管轄內閣官房的事務，直接協助和支援內閣總理大臣，兩者關係很密切。

2011 年日本 NHK 連續播放歌謠節目「Amazing Voice」，其中，台灣原住民族被稱為「台灣的少數民族」。該節目以「Amazing Voice 驚異的歌聲」為名，傳達世界讓人感動歌聲的系列。其中，「〈新〉亞洲的島嶼（1）在亞特蘭大響起的歌聲」（4 月 7 日播放）、「布農」（4 月 20 日播放）等，報導了台灣原住民族。在這些節目裡，「原住民族」或“indigenous people”之日語翻譯「先住民族」一詞沒有被採用，反而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一詞來稱呼。稍微懂得台灣現代史或現代台灣社會的人而言，捨棄「原住民族」而用「少數民族」一詞，確實讓人覺得訝異。因為，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自從 1980 年代起大量發聲，以其「正名」為重要支柱，在台灣社會好不容易地獲得了「原住民族」之名稱（參見 Icyang 2008）。在「Amazing Voice」節目的介紹網頁裡，寫著：「為民族地位而鬥爭的胡德夫的藍調（blues）」之一段，已經顯示出節目製作團體應該不會不知道上述所說的台灣原住民族運動，但卻在節目中使用「少數民族」一詞。筆者在 2012 年 8 月與「Amazing Voice」總導演（chief producer）進行電話採訪，他只回答筆者：「身為節目策劃者的我們，並不認為『少數民族』稱呼是歧視用詞」。

### III. 泰雅族裡對日本殖民統治評價的差異：泰雅爾族民族議會與高金素梅立法委員

高金素梅立委的史觀（或者至少是從其政治運動行為所呈現者）可以說，這使得泰雅族以及台灣原住民族對日本統治歷史詮釋的政治性，在台日之間給與某種程度的前景化。但是，泰雅族中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雖然不是開頭就有檢證日本統治的平台，但從 1999 年到 2003 年圍繞馬告國家公園建設的問題發生時，高金素梅立委和泰雅爾族民族議會互相對立。從這事件看來，高金立委和民族議會一部分人士對於日本統治的評價，顯然有所分歧。這也呈現出日本殖民統治史尚未總結清算的現況。2000 年，以基督長老教會相關人士為中心，對各部落蒐集意見並成立泰雅爾族民族議會，該議會成立後進一步制定民族憲法草案，發表土地宣言，推動民族自治（中村 2008b）。但在目前當政府的民族自治（區）法尚未立法之時，議會的地位尚留在 voluntary association 的自主民間團體。

由環保團體等推動的馬告國家公園，2002 年已經到了行政院編列預算的進度，但由高金素梅立委及部落工作隊等反馬告公園勢力出現，導致形勢逆轉；再者，執政的民進黨立委席次比不上在野黨（國民黨、親民黨）立委，對此也有所影響，於是在 2003 年 1 月預算遭到凍結（李根政 2005）。贊成凍結的是國民黨、親民黨和高金立委等無黨籍立委，民進黨是要推動國家公園，反對凍結。在其過程中（2002 年 9 月和 10 月），泰雅爾族民族議會批判部落工作隊，認為其妨礙泰雅內部的意見整合，該民族議會表明支持國家公園的建設，並與高金立委進行區隔。國家公園預定區域內四個鄉（復興、大同、烏來、尖石）的泰雅族籍鄉長，贊同高金立委，反對建設。

雖然在現有的國家政治制度和政黨勢力關係中，環保團體和泰雅爾族民族議會的主張遭到反駁，但這同時表示，民族自治在現有的國家體制中如何建構，是去殖民的困境之一。圍繞馬告國家公園問題，衍生出來的民族議會和高金立委間的隔閡，如同對中國的關係、以及對日本統治時代的評價等，同樣出現依然無法彌平的隔閡情況。

高金素梅立委對於呂秀蓮副總統在 2004 年 7 月的發言，以出草宣言來進行抗議活動。據田野訪談，筆者聽過民族議會男性泰雅耆老認為，這是脫離傳統女性規範的行為。高金立委批判日本時代的教育，認為它是「洗腦教育」<sup>6</sup>；筆者也曾聽過，曾經歷日本統治世代的部分泰雅耆老說「並不一定是如此」、「她不懂日本時代」等意見（參見中村 2008a: 209）。「洗腦教育」或指日本軍國主義「三光政策」等用詞，看似重疊著高金立委在中國的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親北京色彩。高金立委 2005 年進入學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就讀，2008 年 8 月北京奧運時高金帶領一批台灣原住民表演舞蹈，2009 年 9 月

<sup>6</sup> 參閱高金素梅出版的《合祀除名・我們不是日本人》（n.d.）的手冊（36-37 頁）。

莫拉克颱風災害時，她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並接受了 2000 萬人民幣在台灣山地進行救災撥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貫使用「少數民族」同胞來稱呼台灣原住民族，高金立委也沒有對此名稱抗議。民進黨系立委和報紙的論調，是批判高金立委出賣台灣的主體性。高金立委因為其父親的背景而擁有一半的中國根源，對她而言是很自然的行為，但由台灣國族主義看來，卻是極不自然之事。另一方面，泰雅爾族民族議會 Masa Tohui 議長（1932 年生），則在 2009 年 10 至 11 月的第 12 屆李登輝學校（日本李登輝之友會主辦）中演講。從這些日中政治的動向中可以發現，泰雅人有意無意地積極地涉入日中兩大國的政治漩渦。

另外，東亞在面臨「中國崛起」的現狀之下，且日本殖民統治責任的問題更加凸顯。我們在此討論台灣原住民族的用意又何在？筆者認為，台灣原住民族，可把台灣和中國的國族主義相對化，而且在想像和建構「去資本主義」的共同體的同時，從而得以擁有獨自的地位。丸川哲史在其著作《台灣國族主義》一書中也說道：「整個台灣是否在中國的內部」，諸如此類的討論，往往忽略了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性立場」，那就是他們並沒有納入中國王朝的版圖，而是直接進入日本殖民地現代的歷史（丸川 2010: 177）。這種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立場，讓他們直接從前（或者非）資本主義社會，以日本殖民地框架下，由外部強迫納入資本主義社會（中村勝 2003, 2006, 2009）。當思考殖民地現代（colonial modernity）的超克時，有關這一點是應該確認的。

#### IV. 敗戰後日本對清算殖民地問題的未決：「中國崛起」裡的去殖民概念

曾寫過有關近代台灣去殖民論述的何義麟（2010）認為，日本保守派論調對上述 NHK「Japan Debut」節目，與其說是客觀的節目批判，不如說是保守論壇本身的憤怒（或焦慮），就是他們「已對日台關係有某種認定」，但此前提性認定被這個節目傷害，進而表示了憤怒。何義麟雖然沒有論及，但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說，李友會這種所謂的「某種認定」，正是日本從殖民時期留下來未能清算的殖民主義認識。何認為：「日本這種國內的動向，政治上動員台灣人的日本人觀（特別是台灣日語人的親日感情）。這種動向才是「對於經歷過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的冒瀆，也是對整個台灣人的蔑視」，李友會對本節目「過剩的反應，似乎有意欺壓容易被騙的台灣人（特別是被拉到東京的台灣原住民）」（2010: 97）。

NHK 節目引起日本右派如此反應，表示了日本人本身對台灣原住民族和台灣的殖民統治的清算，依然未解決。筆者認為日本對自身過去的清算，由意識到去殖民這個問題才有可能做到。事實上，日本右派的「嫌中」意識，反而妨礙日本的去殖民，強化了日本國族意識，而且影響到台灣原住民泰雅族去殖民和自治運動內部的分裂。

借此再度確認，日本這幾年中，去殖民（decolonization）概念如何被檢討。在板垣竜太一連串的論文（2005, 2008）中，他認為日朝、日韓關係應從再認識殖民地支配史之觀點，從新定位殖民地支配責任概念，方能追求到新的關係。至於對台灣，初期由丸川哲史（2000）、最近的川島真（2009）等人也有論及，重疊日本本身的「去殖民」和「去帝國」兩個概念（參見中村平 2009）。板垣的討論之重要性，在於不把去殖民概念只套在韓國之上，而是針對日本自身的問題，反身地（reflexively）建構有關去殖民的討論。去殖民不只是（舊）殖民地人們的問題。日本現在面臨「親日台灣」和「反日中國、韓國」論述同時登場的情況，這一點與日朝、日韓關係一樣，成為重要的觀點。此外，在日本「台灣是親日」的論述，與在台灣興起台灣國族主義，有可能同步存在。所以，日本的去殖民可能性，應該要在這種東亞各地環繞歷史詮釋互相影響的關係中重新探討。從霧社事件（1930 年發動）賽德克族內部相互和解的過程中，日本的缺席現象也可以理解到日本自身去殖民的重要性。在霧社事件的相關部落之間，和解成為議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參與其中。

## 「崛起中國」的影響

日本右派把台灣看做親日的論述進而做出各種運動，這與日本面對所謂「中國崛起」之「危機感」有關。在東亞各國和各種地域性的歷史詮釋，是在東亞以及包括美國國際戰略的國際關係中生成，而我們正需要這種分析架構。日本媒體所謂「日中關係的冷卻」，如同長井曉（2009）指出，2001 年 8 月小泉首相的靖國參拜、2004 年 8 月足球亞洲杯時中國人觀眾的反日行爲、2005 年 4 月中國的大規模反日示威、2008 年日本發生的中國製冷凍水餃事件（1 月）及環繞西藏僧侶們示威與逮捕的衝突（3 月）、以及北京奧運聖火傳遞糾紛等正在進行的。這些事件清單還可以加上 2010 年 9 月釣魚台近海的漁船衝突事件。2009 年 4 月「Japan Debut」節目播放，同年 6 月李友會等對 NHK 的控訴，應該要放在這種「中日關係的冷卻」中理解。正如東野真（2011）也言及：我們應該注意到「歷史認識的對立，與現代的危機結合出現」的狀況。東亞批判圈的我們，同時需要細心地去思考這個「危機」的內涵。

「中國崛起」，在台灣當然以更大的強度被理解。近年在，台灣人指稱中國為「內地」的語彙時時可見，若「內地」指的是中國大陸，自然把台灣看做成「外地」，是正在形成的中台統一磁場之語彙，也令人想起日本殖民地台灣「外地」或「本島」一詞。此外，「內地」在其實是殖民地的用語，殖民時期台灣人稱呼「內地」，就是以日本為本土的名稱。

在森宣雄《日台連鎖的殖民主義》（2001）之後，在日台灣獨派與日本右派接近的現象，也不斷出現。日本人必須認識到，在日中國族主義「對立」中，因日本殖民主義歷史認識的這張「試紙」，而離間了台灣住民及台灣原住民族內部的分歧。過去台灣的「省籍矛盾」是一向探討的重點，但 21 世紀初圍繞在高金立委政治行爲的台灣原住民族中，也受了「中國崛起」的影響。同時有日本右派勢力的介入，原住民本身因為日本殖民統治歷史詮釋的不同，在在顯現了歷史認識上的鴻溝。

## V. 重新思考國族共同體：記憶的「分有」所組織的「我們」

當思考日本殖民主義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統治史時，日本對台灣山地泰雅族的統治，並不是經過合意而形成的，而是透過武力鎮壓，使得反抗日本的聲音及行爲化為沉默，我們不易忘卻如此的外來暴力。右派論述試圖忽略，在進行殖民地現代過程中的暴力記憶；右派論述在此無法分有（partage）暴力的記憶，因為當主體面對暴力記憶時會動搖，反而右派論述中的主體，將這個動搖當做不存在。

中村勝浩瀚的《捕囚》（2009）一書，是包括被動的主體性，實證地描述了日本統治下泰雅族的動向，是這類史書的一種極致（參見中村平 2011）。除非擁有這種日本殖民主義歷史的認識與反省，否則，日本自身的「去殖民=去帝國」是不可能做到的。令人注意的是，《捕囚》一書從「如何定立生計」之「主體性自然」的地平坐標談起去殖民問題。資本主義等於是牽涉到生計、經濟、生存本身的問題，是在妨礙了前（非）資本主義下的主體性自然的情形下，而在台灣山地暴力地登場的。能否對資本主義化殖民地現代進行根本的批判，右派論述實在應該再進行檢討。

批判 NHK 的右派歷史認識是以「中國崛起」為其背景，對日本殖民地現代化進行評價，這種認識使得日本國族的感傷共同體能夠建立（產生）起來。在此我們該質問的是，「國族的感傷共同體如何解體？」這種理論性且實際的問題，也是因為殖民統治推動現代化的這種認識，會產生國族共同體的問題。身處後殖民性磁場的日本人，如何創造與亞洲他者的關係？「身為日本人，去負起殖民（行爲）和戰爭的責任」，是否導致國族主義再次的反覆和強化？先驗（a priori）地把主體建立起來，才能負起責任，如果如此地思考的話，它可能會強化國族主義。

關於如何思考去殖民的「責任主體」，中野敏男（2001）認為，「承認責任」已是一項「主體分裂」的行爲。「當與他者見面時，主體的認同（自我同一性）與主權性兩者同

時「被內破」（由內部突破）。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負起責任是因『主體的分裂』而達成的」（中野 2008: 97）。這種責任主體，不會強化國族主義。

例如，米山 Lisa（2006）指出，人們對受暴犧牲者的共感共苦（compassion）的區界線，往往被男性而且是國族的力量所規定，這也是形成今日共同體的力量。米山認為，本文上述提及的「女性戰犯法庭」，是連結國族國家界線不一致的場所，它把過去帝國日本勢力圈下存在的暴力場所，以可視的形式將之再領域化（2006: 159）。妨礙這種暴力再領域化的機制之一，就是右派推動的家父長制國族主義。「新歷史教科書會」或「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年輕議員會」等團體之日本右派歷史修正主義的國族主義，顯示了他們對這種暴力的再領域化十分恐懼和不安（參見米山 2005）。美國戰勝日本，日本被美軍占領的持續性創傷（trauma），導致日本男性的 masculinity（男性性）出現挫折。為了壓抑它，當日本被追訴日本軍「慰安婦」或侵略歷史之責任反省時，他們會呈現出精神障礙的一種歇斯底里症狀（米山 2005）。去殖民，應要從認識這種男性中心機制而開始。

酒井直樹從和歌或電影等，批判地分析日本近現代史感傷的共同體。他把感傷當做自我憐憫和「nareai」（朋友間的合謀、掛勾之意）的共感，在感傷的這個平台上，不能馴化的他者是不可能存在。酒井（2007）設定（分節）：以「情」為被他者不得不動搖的「我」；以「感傷」為缺乏與這種他者接觸的狀態。因此，感傷甚至讓自我憐憫「慰安的場所」也出現。在這裡，筆者進一步探討酒井（2010）的論述，就是區別於同情或情的根源性，來設定感傷。酒井不由一種過去的溝通模型來了解同情和情的根源性，這種溝通模型，以具有內面（內部）的兩個主體間傳達感情為前提。他捨棄這種溝通模型，反而注意到「觸摸」（fureai）的根源性：觸摸就是接觸與被接觸之能動／被動的二元對立「分歧之前的狀態」（2010: 193）。如果，從這種觸摸—情動的本質後退，而且當把握身體的形象性時，語言比喻性質的效果催生之內面性、和內外二元對立的身體性，使這些東西加以實體化的時候，「感傷」就登場了。內面性和內外身體性的想像性實體化，當擴大於集團時，國族性質的「日本人·中國人」就實體化了。

如果暫時使用主體一詞，「情」可以說是讓現有的主體動一搖；「感傷」則強化現有的主體。酒井說明這種感傷狀態，就是安住於從觸摸後退的稱為內面性的「安全圈」，在此「我的小主權領土」之內面性裡，把情動視為自己任意處理的東西（2010: 198-199）。這種感傷的共同體，在 18 世紀後的國族國家體制中，以「國民的死（或犧牲）」為基礎而強化。做為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動力、以及不讓這種歷史受到批判檢討的論述和行為，殖民主義可以設定為妨礙「我」與他者之間的「觸摸」。上文提到的中野指出，面對責任分裂的主體，與酒井這個感傷共同體迴避責任的機制，表裡一致。

酒井不得不注意到共感和感傷形成的共同體，是為了介入於理性所不能統御感情的歷史和記憶，反覆且強化國族主義的現實。右派的民族意識，把自己置放在先驗性的「日本」論述裡，拒絕與他者的根源性觸摸，安住於固定的日本人主體，優先地慰靈、慰安為日本犧牲的人們，就是這種感傷的國族共同體的意識。雖然日本人被認為民族意識缺乏，因此必然地缺乏民族責任意識（參見玉城 1967），但是在 2012 年擴大日本近鄰「領土問題」的燃燒狀況下，似乎不能避免本文論及的右派傾向歷史詮釋持續擴大之可能性。

「身為日本人的主體」，若面對暴力的記憶，一旦不得不崩潰，在這種日本人性一旦消失的互為身體性的場域中，人們會去面對暴力。但右派先驗性的民族意識，因為具有僵硬的男性性身體（參見米山 2005），因而迴避面對暴力記憶。然而，理解他者的記憶和經驗，理性且身體性「分有」（partage）所能實踐的。筆者認為，分有所連結的「我們」是推動去殖民的力量，這不只是台日雙方的，而且是台日周邊人們去殖民的力量（中村平 2009, 2010）。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日本右派處於「歇斯底里」感傷的歷史詮釋氣氛中，而此正會阻礙這種「分有」所組織的「我們」。



引用・参考文献

- 夷将・拔路兒 Icyang・Parod 等編 2008『台湾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上・下、新店：国史館
- 板垣竜太 2005「植民地支配責任を定立するために」、岩崎稔ほか編『継続する植民地主義：ジェンダー／民族／人種／階級』東京：青弓社、294-315 頁
- 2008「脱冷戦と植民地支配責任の追及：続・植民地支配責任を定立するために」、金富子・中野敏男編『歴史と責任：「慰安婦」問題と一九九〇年代』東京：青弓社、260-284 頁
- 何義麟 2006『跨越国境線：近代台湾去殖民化之歷程』板橋：稻鄉
- 2010「本田親史氏『歴史認識とメディア表象：『NHK スペシャル』『海角七号』の比較から』へのコメント」『現代台湾研究』37: 96-98
- 川島真 2009「戦後初期日本の制度的『脱帝国化』と歴史認識問題：台湾を中心に」、永原陽子編『「植民地責任」論：脱植民地化の比較史』東京：青木書店、393-417 頁
- 金時鐘（聞き手・新船海三郎）2011「八・一五と三・一一：『在日』の実存を生きる」『季論 21』14: 18-30
- 江冠明 1994『「出草宣言」は原漢對話の起點：評一九九四原住民文化會議』『山海文化』6
- 黄文雄 1999『韓国人の「反日」台湾人の「親日」：朝鮮総督府と台湾総督府』東京：光文社
- 駒込武・森宣雄・丸川哲史・宗田昌人・富山一郎 2000「台湾：世界資本主義と帝国の記憶」『IMPACTION』120: 5-33
- 酒井亨 2010『「親日」台湾の幻想：現地で見聞きした真の日本観』東京：扶桑社
- 酒井直樹 2007『日本／映像／米国：共感の共同体と帝國的国民主義』東京：青土社
- 2010「情動の政治学」『思想』1033: 192-200
- 2011.5『「無責任の体系」三たび』『現代思想』39（7）：26-33
- 高池勝彦 2005「またもや司法の媚中？『百人斬り』訴訟判決の不当を糾す」『正論』403: 286-293
- 玉城素 1967『民族の責任の思想：日本民族の朝鮮人体験』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田久保忠衛・古森義久 2005『文化人の通信簿：媚中から歴史認識まで徹底採点！』東京：扶桑社
- 陳光興 2006『去帝国：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 直野章子 2012「大災害のあとを生きる」今福龍太、鶴飼哲編『津波の後の第一講』東京：岩波書店、136 - 145 頁
- 長井曉 2009.1「テレビは中国をどう伝えてきたか」『放送研究と調査』59（1）：42-68
- 中島光孝 2006『還我祖霊：台湾原住民族と靖国神社』東京：白澤社
- 中村平 2008a「植民暴力の記憶と日本人の責任：台湾先住民族タイヤルと脱植民化運動の広がり」『日本学報』77: 203-220（韓国日本学会）
- 2008b「タイヤル民族議会第二期第一回大会パンフレット」「解説」『台湾原住民研究』12: 200-216
- 2009「台湾先住民族タイヤルをとりまく重層的脱植民化の課題：日本と中華民国の植民統治責任と暴力の『記憶の分有』」『日本学』29: 151-191（東国大学日本学研究所）
- 2011「受動的実践と分有：中村勝の台湾先住民族の歴史経験の記述をめぐって」『日本学報』86: 297-311（韓国日本学会）
- 中村勝 2003『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緑蔭書房
- 2006『「愛国」と「他者」：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東京：ヨベル
- 2009『捕囚：植民国家台湾における主体的自然と社会的権力に関する歴史人類学』東京：ハーベスト社
- 中野敏男 2001「＜戦後＞を問うということ：『責任』への問い、『主体』への問い」『現代思想』29（9）：291-309
- 2008「戦後責任と日本人の『主体』」、金富子・中野敏男編『歴史と責任：「慰安婦」問題と一九九〇年代』東京：青弓社、82-99 頁
- 東野真 2011「現代史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の展開：戦争責任をめぐる番組の分析から」『放送メディア研究』8: 223-271
- 深田祐介・古森義久 2002.8『「媚中派」政治家を叱る：村山談話以来のおわび連発に堪忍袋の緒が切れた』『文藝春秋』80（10）：216-222
- 古森義久 2010『アメリカが日本を捨てる時』PHP 研究所
- 本田親史 2010「中国・台湾における公共圏形成と『日本のメディア化』：ポスト 80 年世代に対する考察を手がかりに」『21 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3: 38-57
- 丸川哲史 2000『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東京：青土社
- 2005「靖国神社で歌われなかった歌は：台湾原住民訪日団『返せ！我が祖霊』行動の一日」『現代思想』33（9）：76-81
- 2006『「出草之歌」と「日本の影」を見る眼差し（映画評）』『未来』（7月号）478: 30-33
- 2010『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東アジア近代のアポリア』東京：講談社
- 森宣雄 2001『台湾／日本 連鎖するコロニアリズム』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
- 安富歩・本條晴一郎 2007『ハラスメントは連鎖する：「しつけ」「教育」という呪縛』東京：光文社
- 吉見俊哉 2005「繰り返される三重の抑圧構造」、VAWW-NET ジャパン編『NHK 番組改変と政治介入：女性国際戦犯法廷をめぐって何が起きたか』横浜：世織書房、80-90 頁
- 米山リサ 2005「戦争の語り直しとポスト冷戦のマスキュリティ」、倉沢愛子ほか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1 なぜ、いま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か』東京：岩波書店、317-356 頁
- 2006「二つの廢墟を超えて：広島、世界貿易センター、日本軍『慰安所』をめぐる記憶のポリティクス」、富山一郎編『記憶が語りはじめ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41-164 頁
- 神保太郎 2009.8「メディア批評（第 20 回）NHK『JAPAN デビュー』攻撃の源」『世界』794: 92-99
- 李根政 2005「民間催生馬告檜木國家公園之歷程與探討」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